

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魯後世北面事齊矣又公孫弘報漢武曰周公期年而化臣尚竊遲之此則為政尚乎速也彼大聖美且猶期年而為政必三年至于七年而後成功伯禽三年乃以為遲何也太公五月信未洽于民周公何以知後世齊強而魯弱公孫和才不及古人而以周公為治遲然其相漢之迹其效何若此學古者所患也試講論之

李惟幾改字說

李君名惟幾字景純間于予曰吾幼而名壯而始字

夫字所以識其名而稱表之古人又從而有所規誡之說今惟幾之字景純既無以識惟幾之義又非所以稱表規誡之道吾特易之久矣願君子泮其宜稱者為惟幾之字焉非特以其所表然亦將蘄所謂自誠者于吾子耳予始重違其請又推朋友相字之說在禮則然而况李才具優敏心志通達策名从官有大而能政斯足稱道者又于頃年與之奉進士以里中子論交甚篤則正名為字之說今不得而辭也夫所謂幾者在事隱微而与知之詞也故易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書載大禹之謨曰惟幾惟康云
尔者盖禹戒舜念慮几微然後保其安康之謂也又
舜作歌自戒亦曰惟時惟幾者舜以庶二既諧事之
當戒者惟在知時几微而已而仲尼稱顏子之善曰
其殆庶幾謂其舉動言行能慮之于微則其著也幾
有過事之謂也是則幾之為義遠矣淵乎古之聖矣
之治天下也事君也修身也末有不念于是焉而臻
其極致也且聖人之几緼乎誠明美人之幾蕪乎思
慮緼乎思慮則不思而遠乎中不勉而同其道所謂

知幾其神者也蕪乎思慮者由勉焉而後得戒而焉
後弗失其顏氏之庶幾乎在易則曰不遠復在禮則
曰擇善而固執之夫行之而弗思何曰能復而弗
慎何云固執盖顏氏奉之于斯未嘗少過故謂之殆
庶幾者岂其思之詳而慎之至也欤噫事之未彰橫
乎思慮是雖聖人矣人且猶念之戒之勤若是况
眾人而不慎哉李君既求字于予因以求其自誠是
不忘乎立身之道也予又以朋友之義不得而讓故
原其說兼本易與書之事以告之而命其字曰仲思

庶乎李君早夜念焉遠邁而就正由是而之道云尔

題鄴侯家傳後

國相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述其父泌之事迹起天室被呂中間廷誦迄正元中終于相位其所論著甚恣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蘇以罪系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家議遂不得傳因得虞帝敗筆于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然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摠五卷尤為踈畧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萬

言以先定本云

題枯木賦

枯樹賦故危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題識止云正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子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息幸用事嘗賜二王真迹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脚大会群矣以示之薛稷崔湜輩見之皆廢食嘆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背以便緘藏耶柳河南書

此賦自有別本耶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迥媚頗逼
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子志寧也
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正觀末始襲祖
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也當前而書傳記之誤耶又
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誌于後

題維摩像

張彥遠古今名畫記所載碩長康傳云興寧中凡棺
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矣嗚刹注其疏時士大夫
莫有過十王者長康素貧打刹獨注百萬衆以為大

言後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
始画維摩詰一驅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
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
閉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画体
工用云碩生首創唯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
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
紫薇牧之為池州刺史過金陵嘆其將圯募工捐寫
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
携去至今置于州解丞相晏臨淄公鎮賴日嘗語从

事鏡石以紀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紫長康晉人故所画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画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謄榻矣然而氣象超遠方佛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况牧之所傳乎况長康之真跡乎想慕不足因命工人即其本移寫藏之家楮又題于像旁丹陽蘇子容記

題右軍帖

向見二王帖多矣疑非真跡應是響榻然筆迹圓勁

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是否所可辨者一紙數帖及用硬黃耳昔唐文皇好二王書天下訪求遺跡殆盡彼時已患歲久恐遂磨滅因命榻書手趙模輩傳榻數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得之者已為秘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一帋尚直數萬錢今觀說之所說一軸凡四帋一十帖寔奇蹟也卷末題蕭祐者元和人起家士化至桂管視察使書画皆妙嘗叙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集真偽二十卷上之又題凝式正臣則楊少師也每帋皆有正臣字應是其家旧物

也丹陽蘇某題

題御前曆子

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蘇某恭覽 太宗皇帝淳
化中賜知州御前曆子親書三十一字迄今八十餘
年筆勢飛動翰墨如新對之歆然孰不悚厲昔漢光
武以手迹賜郡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自故臨邦宰
邑者競能其宜唐明皇除令長亦以勅書訓厲謂之
令長新戒當時郡縣號為得人其猶載于金石之刻
或見于詩人之咏詠以為太平之源由此其致猶未

若神功恤民之勤為之精擇守長親書翰墨以遺之
得其賜者超越前代規撫閎遠垂于無窮守臣奉之
以為大訓不其偉歟

題胡芳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叙云佛為大心衆生說一乘道
純真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名雖十會
指歸一貫通利者刹那見性泥文者多劫迷塗自晉
至唐三經緒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文摠百千妙誦
要言奧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曲心探索則有論鈔

鈔贊圍開示未學入法界門大行于時熙寧中赴東
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不救退悼不已因
作毗盧丈殊普美三像以荐天橫通經義者以為正
合教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人之喪三年為潔書此
經全部八十部字皆端楷功已圓成仰報劬勞陰助
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
誘掖之勸因覽巨軸贊嘆不已因假翰墨題于入法
界品之篇之末元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陽蘇某謹
誌

題青溪園

予慶曆四年領邑江寧六月馳漕牒之貴池遙偈天
章滕公過郡盤桓新居都官曾公退居州第相期為
弄水之遊者數四臨青溪望諸山以琴棋銷暑咲言
甚適迨今五十年矣而示嘗再到公詔函園曲尽幽
致言念歲月推迁三矣墓木已拱而老朽巋然覩物
思人不竟感懷因誌卷末

題送誓光序

誓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于心源成于了悟非手

口可論此誠知書者然當此名稱如此而獨不聞于後世筆迹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華湮沒無聞不知几何人耶親諸公稱譽之言蓋非常僧流也

題灘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題楷行草往各尽其妙涉五代而字体衰矣獨楊公凝式号得筆法洛中碑誌石刻官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校之一時墨迹固不類矣伯鎮所臨中灘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雖不甚高

而詞氣宏贍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也

題應之詩

應之江表名僧能文章善楷隸南唐昇元保太間為內供奉中主後主書体與之相類當時碑刻多其寫者至今盡存惟江寧府保寧寺四注經網經兼備衆体尤為精筆乃其真迹也

題張籍墨迹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遊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迹與詩刻今覽此帖疑昔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

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陽蘇某
子容題

題名茶記

齊已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既衰然此詩脫洒
不俗筆札亦善信乎名稱于人必有可尚者丹陽子
容題

題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松名江表歸朝尤為當時貴重然而其筆
故今傳者甚少惟孝士院北壁特為音作前吳詩記

中多稱之烟嵐晚景是其措意者享見好事家一二
小園皆題此名說之所收特佳也子容題

題君謨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隸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已
為奇迹矣而君謨又作飛草蓋風雲龍蛇之變態非
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說之此卷遂為奇
宝矣丹陽蘇某題

又

說之与予皆連君謨姻家情好亦均予享特款密未

嘗求真書而說之所說所之得飛草二軸其他真草
又過是非夫好事之萬何能致其多也如此君謨今
止矣其書不可復求故因披卷益增悵恨耳予容題

題授經園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
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
是乎因詔使者奉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
門拈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載以白馬還洛陽詳
所得經為四十二章緘于蘭堂石室遂流東夏右拈

拈摩騰竺法蘭入漢獻金像園人物十有一治平丁
未在山陽傳史中輝家藏本云其本搨成都佛寺右
殿西壁相傳漢魏間筆現其衣服冠用若後魏周隋
制度疑彼時画千瓶意所造耳蘇某子容蕪寢比軒
題記

硯銘

延平溪石研前此未聞熙寧丙辰建守李侯立之得
于劍津遂以相寄云石出水底數十仞溫潤而明瑩
縝密而條達其堅不折其廉不剝蓋有玉之真焉琢

而研之復益墨色端若龙尾不足多也予試之信然
因銘其背云

其質則石 其德則玉 既漬既斫 利用繡牘
毫端可濡 靡九匪渝 功施萬世 四者相須

又

子容研銘石出延平兩涯洪矩而琢之中厥器面如
堂引涓水背如青圭去鋒銳比惠于玉磨不磷罷
龜面食文以治啟土建安邑丹陽世 寶用斯盡意

書帙銘

惟蘇氏世 官學以儒 何以遺後 其在此書

誠

非學何立 非書何習 終以不倦 聖矣可及

蘇魏公文集卷七十二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